

八、拒死求生的成年礼俗

人生进入成年，就好象季节进入夏天。我们在论述节日民俗信仰时曾经说过；夏季节日民俗中所表达的农事信仰是一种生命转换观念。与此相似，人生的“夏季”也有一个特定的“节日”，这个节日就是人生仪礼中的成年仪礼。成年仪礼所表达的民俗信仰同样是一种生命转换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进入成年是一次生死关头的转折，它标志着一个“旧我”的死亡，和一个走向成熟的“新我”的诞生。因此，成年仪礼习俗与夏季节日习俗一样，其中包含着死亡和新生两个主题。一般说来，死亡与新生是一切民族成年仪礼的普遍主题，但是，中国民俗在这种普遍性之上又带有鲜明的特殊性。

1. 成年观念的淡漠

中国民俗的特殊性在成年仪礼信仰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说到成年仪礼信仰的特殊性，首先一点恰恰是成年仪礼信仰的淡漠性。

这种淡漠性是非常突出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民俗文化知识和修养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他对一般的人生仪礼——诞生礼、婚礼和丧礼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更有一种司空见惯之感。但是相比之

下，人们对于成年仪礼却所知甚少，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辈人，对于成年礼都有一种陌生之感。本来，中国民俗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中继承性最强的一种，因此，这种陌生感说明成年礼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久违了”。

那么，造成这种陌生感和淡漠性的原因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成年仪礼的功能。

从大量的人类学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比较确切地概括出成年礼的功能来。

成年仪礼并非简单地意味着一个人已从儿童长大成人，从本质上说，成年仪礼标志着一个人从自然状态的人向一个社会状态的人的转化突变。作为一个即将合格的社会成员，他在成年仪礼过程中可以获得各种社会资格，这些资格大致如下：

经济的资格 儿童在未成年之前，虽然也时常跟随父兄参加一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仅仅带有实习的性质，他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在通过成年仪礼之后，家族或氏族就为他准备好全套的生产工具，他就可以单独或者邀约别的同年伙伴正式参加各种工作了。同时，他还开始分摊村社内集体性的经济负担。

法律的资格 通过成年礼的人不仅是一个“法定”的社会成员，而且他还对于村社内的公共事务执行一定的法律责任。他有资格参加村社的执法组织，并根据传统的习惯法，对于违禁者实行弹劾和处治，享有维护村社秩序和习惯法的权利和义务。

宗教的资格 一般成年礼中都有秘密的宗教仪式，由特定的祭司指导参加者学习和掌握祭礼的技术和宗教神话。仪礼的参加者要接受保密的训练，承担保密责任。在一般情况

下，宗教仪式的传授和训练，是成年仪礼的最高潮，参加了社团的宗教仪式，就等于最后被社会的神圣力量接纳并承认了。

性的资格 通过了成年仪礼的人，便取得了性的资格，一般的成年礼都选择在青年的性成熟开始时期，因此，成年礼便包含了人的生理成熟和社会成年两种因素。那些通过了成年仪礼的年轻人，既获得了性生活的权利，同时也开始为社团和家族负起联姻和繁衍的义务和责任。

从以上可以看到，取得了上述资格的人便基本具备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所应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他便可以象一个真正的成人一样自立了。^①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有关成年仪礼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这种功能和意义早已是人类学的常识，其原因有三：一是成年仪礼及其功能对于我们世代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过于陌生了，因此有必要做一定的叙述和说明；二是因为成年仪礼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直接决定成年信仰的观念结构；三是只有明确了成年仪礼的一般功能和意义，才能以此为比较，发掘中国民俗中的成年信仰的存留和演变形态。

成年仪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人类学家们称之为“公民教育”。由于这种教育能够使得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童年到成年的人生飞跃，在数日内便全面掌握了社会的、宗教的、人生的各种本领，使社会又接纳了一个合格的新成员，因此，成年仪礼在早期人类的观念中，便带上了

^① 参看拙著《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和严酷性，这种神秘主义和严酷性便构成了成年仪礼的信仰主题。

“死亡”和“复活”是成年仪礼的典型主题。在那些部落社会里，即将成年的男子在通过成年礼之际，要经受种种严峻的考验和艰苦的磨难。有的需要去冒险完成一项使命，有的要经受某些意志和体力的考验，还有的甚至要遭受身体的损坏——或鞭挞，或拔齿，或割坏某一部位等。当受礼者——经受并通过了这些“死亡”的考验后，他便意味着获得了再生，从此成为强有力的新人。这种成年礼的信仰主题可以称为“拟死再生”。

有的部落社会的再生仪礼非常危险、非常残酷，看上去如同真的由死转生一样。在曼旦——印地安人的成年仪礼中有钩悬仪式。请看下面的记述：

“曼旦人房屋有四根中柱，参加成丁礼者被用绳子缚在钩上举起来，悬挂在一根柱子上。他身体赤裸，手持巫术袋，钩上还悬着盾牌。当悬挂完毕，便由一个随从将他旋转起来。他因旋转而虚脱，然后一个旁观者高呼：‘死了’！便把他弄下来放在地上，他一直躺到真的死去或者苏醒过来，无人理睬。假如真的死去，被认为是大神带走了；苏醒则被认为‘神’使他复生了。”^①

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至少在汉代之前还存有非常隆重的成年仪礼。据《礼记》和《仪礼》等文献记载，先秦上古时，男子满二十岁或十九岁要举行成年加冠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女子成年时（约十五、六岁）也要举行笄礼仪式，在

^① 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第255—256页，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头顶上盘成发髻，用簪子插住，表示成年。^①至于这些仪礼的详细内容和功能寓意，因为汉代以后的失传，已经无从知晓了，或许早在先秦时就已徒留形式了。

造成成年仪礼的过早失传，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特定的社会原因。从早期文献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村社、宗族社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形成长老控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有权利有资格参与社会公务的人，都是那些过了一个甲子（即完成了生命一个循环周期）的人。村社中的决策与执法、议事与仪礼，均由老年人来参与、决定和主持，青、壮年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和资格。^②

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成年仪礼实际上与长老社会的模式构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因此，成年仪礼过早地消失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于是，中国传统的人生仪礼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个样子：人生仪礼的其他部分——诞生礼、婚礼、丧礼等都完好的存在着，唯独缺少了成年礼，甚至在广大的汉族民间连残留的遗迹都难以搜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中国传统的民俗观念中是否从未有过关于成年的认识？

2. 成年信仰的原始遗留

事实上，中国民俗中并非从未有过关于成年的仪礼及其观念。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如我们前面所

① 参看《礼记·曲礼》，《仪礼·士冠礼》。

② 参看《中国人的人生曲线》第二章。

提到的，从《礼记》、《仪礼》等文献所提供的线索中我们知道上古时确实有过非常郑重的成年仪礼。但是，文献所能提供也仅仅是线索而已，我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再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二是从后世所遗留的汉族习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年仪礼的影子，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冠礼——男子通过头饰的改变标志成年的开始。但是，这种仪礼也仅仅限于改换头饰，看不出其他更多的内容。这样一来，第三方面也就是最后一方面的线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这第三方面的线索就是居住在汉族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所保留的有关成年仪礼的民俗及其观念。在这里，文化圈的方法又一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科学功能。

下面，我们就再一次遵循文化圈的方法，到汉文化的边缘地带做一番成年仪礼及其信仰观念的考察。

成年信仰都是遵循“拟死再生”的主题，“拟死再生”主题在成年仪礼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二是身体外表的变形，通常是通过改换服饰、文身等方式表示成年者已抛弃了“旧我”，获得了“新我”。前者多见于男子的成年礼，后者多见于女子的成年礼。

广西等地的瑶族男子成年时，要通过一种叫作“度戒”的仪式。参加度戒的人要通过这样几道生死考验，有“翻云台”，即从一丈多高的台子上跳下来；有“上刀梯”，即赤脚爬上有利刃的梯子；有“踩火砖”，即赤脚踩上烧红的砖块；有“捞油锅”，即伸手到滚烫的油锅中去捞取东西。只有成功地度过这道生死难关，才算真正获得了成人的资格。

基诺族成年礼中的考验采取向受礼者进行突袭的方式：在受礼者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将其捕捉，押入人群鼎

沸的仪礼会场。象征原来的那个“旧人”已被宣判死刑，一个“新人”从此诞生了。^①

居住在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之地的侗族则有另外一种独特的成年礼仪式：

“侗族有过生日滚烂泥巴田的风俗，其目的是使孩子从小锻炼勇敢和意志。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三个生日要滚烂泥巴田，一次是五岁，一次是十岁，一次是十五岁。侗族人民有句俗语：‘从母亲那里学到善良，从父亲那里学到勤劳，从祖父那里学到耐性。’一生滚三次烂泥巴田便是根据这三句俗语来安排的。一个人到五岁，从此脱离母亲善良的怀抱，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劳动，接受艰苦的磨炼了。所以让母亲把孩子领到田边，由父亲在那边接着。到十岁，则由父亲领到田边，由祖父在田坝那边接着（没有祖父则请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意思是孩子初步养成了劳动的习惯，下一步要向祖父更好地学习和锻炼意志，培养耐性。到了十五岁，则由祖父带到田边，对面田坝上没人接，意思是从这时候起，即将长大成人了，需要自己去体味人间的艰辛，闯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②

象侗族这种成年习俗实际上同时采取了前面列举的两种方式，滚烂泥巴田既是一种痛苦的考验，同时又是一种变换外形的做法。成年者在烂泥巴田中从这边滚到那边，必然面目全非，原来的“他”不见了，爬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他”。

成年仪礼的“拟死再生”仪式对于男子来说一般都是比

① 云丁《基诺族的成年礼》，载《民族文化》1980年第2期。

② 林河、肖园、谭士珍《湘黔桂边界风情录》，载《楚风》1981年第1期。

较严酷的，但对女子来说却又温和又简单。

拿瑶族来说，我们前面曾列举过瑶族男子成年礼——度戒的严酷仪式，与度戒相对，瑶族女子也有自己的成年仪礼，叫作“牛达”。度戒仪礼又热闹、又隆重、又严酷，而牛达仪礼却截然相反，又简单、又温和，而且是悄悄地进行。当一个姑娘长到十五岁，她便邀约相好的女友同伴选个日子帮她绞去眉毛，理齐鬓角和后颈，再戴上一顶标志成人的帽子，就算结束了一生中成年的生命转折。牛达仪式不仅不请客张扬，而且一定要在夜间躲在家中进行的，连自己的父母也要回避。^①

女子成年的生命转换之所以在民众的观念中显得如此简单，其根本原因在于男、女两性的成年对于社会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男子对于社团所负的责任和义务较重，因此，男子成年的社会意义也就较大，其成年仪礼也就较为郑重。而女子的成年对于社团来说没有男子那么重要，因为女子对社团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较轻，故而其成年仪礼也就显得简单得多。

类似瑶族这种简单的女子成年仪式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较为常见。象凉山彝族的女子成年换裙仪式，云南傣族的女子成年染齿仪式，等等。这些仪式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通过服装或装饰的改变来象征人生的生命转换的完成。虽然没有男子成年礼那么严酷，但其中的死——生的过渡主题还是较为鲜明的。

事实上，在中国广大的农业文化区域内的各民族中，象

^① 《瑶族成年仪式“牛达”》，载《少数民族民俗资料》第2集下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少数民族文学分会编印。

瑶族度戒那样严酷的成年仪礼是极为少见的。在某些民族中，男子的成年仪礼也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象汉族古代的男子冠礼除了改换发型增加头饰之外没有其它凶险的内容。在有的民族中，甚至男子成年仪礼与女子的成年仪礼别无二致，云南的普米族的成年仪礼就是这样。

普米族的少年一般在十三岁时举行成年仪礼。普米族少年在十三岁前一般不穿裤子或裙子，仅穿麻布长衫，腰系一布带。在满十三岁那天举行仪式后，即改变装束：男孩上衣是短衫，下为长裤；少女上衣有袂短衫，下为百褶裙，腰束彩带，头上缠牦牛尾编成的假发结。仪式的当天清晨便给要作仪式的人穿好衣裳，然后就在正房右侧火塘上方的香案上摆些青稞、酥油、糌粑、奶渣、猪膘油、酥里玛、茶叶粗盐等作祭品；火塘正前方右边放一个大猪膘，左边放一个内装粮食的大麻袋。男子按年龄依次站在火塘上方，女子则站在下方。做成人的少年用右脚踩踢一下猪膘，左脚踩一下粮袋，然后向锅庄连磕三个头，表示敬请天神、地神、灶神保佑自己吉祥如意，不愁吃穿。这叫“敬锅庄”。接着，他（她）依次向父辈和同辈的兄长、姐姐每人磕三个头，而那些人要对他（她）说几句祝词，并且给一点钱。此后，父母还要带他（她）到附近亲戚家向长者磕头，请求祝愿。至此，成年仪礼就算告成了。^①

从普米族的成年仪礼可以看出，那种比较原始的成年意识即使在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中也早已是非常罕见的了。普米族居住于云南、四川交界的偏僻地带，解放前的社会形态还残留着氏族公社的残余，文化比较原始。从普米族的成年

^① 潘秉正《普米族的成人礼》，载《民族文化》1983年第5期。

仪礼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原始的遗迹，如成年仪礼的年龄界定在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十三岁，这一点与世界许多原始民族的习惯很相似。但是，除了这样极个别的原始遗迹而外，普米族的成年礼已经看不到更多的原始成分，我们所能看到的已经是后来的演变形态了。

实际上，从我们对文化边缘地带的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无论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成年仪礼，还是成年仪礼的残存遗迹，大多已是演变形态。这种演变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造成的，是传统的农业文化宇宙观和生命观的直接产物。而正是这些演变形态所反映出来的生命观才能和人生仪礼其它部分（婚礼、诞生礼、丧礼等）所反映出来的生命观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下面，我们就来着重考察研究成年仪礼的演变形态，并从这种演变形态中挖掘出生命观的深层结构。

3. 成年信仰的功能演变

再以普米族为例。普米族对于自己成年仪礼的来源有着自己的解释。相传忽必烈攻打云南，路过川康边境时，有两位名叫“布阿里约丹”和“布乌·多玛桑珠”的普米族少年随军南下。他们年仅十三岁，却英勇善战，出生入死，荣获很多军功，深得元世祖的赏识。他们死后，普米族人民非常怀念和敬仰他们。同时，为培养教育后代，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所以每逢新年新岁，便为十三岁的少年举行成丁礼，祝福他们长大成人，将来成为有志之士。^①

^① 《云南少数民族》“普米族”，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普米族把本族成年仪礼的来源解释成征战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量的人类学考察研究表明，成年仪礼对于氏族、部落社会的狩猎、征战生活显得尤为重要。凶险而又残酷的狩猎、征战生活需要不断补充具有非凡的勇气、力量和技能的勇士和战士。成年仪礼就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考试，在这个严峻的考场上，那些即将踏入成人行列的少年们，要在勇敢、能力、智慧、知识和技能各个方面接受全面的考察，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随时准备为社会去完成冒险猎获和冲锋陷阵的任务。

当历史进化到相对稳定的农耕文化时代，勇气和力量对于社会的贡献日渐薄弱，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更需要经验的指导和传承。这时，社会对于人的成年的要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农耕文化生活中，社会不再需要更多的勇士和战士，而是需要更多的生殖力和繁衍力。社会要求青年人既要为农事的丰饶做贡献，又要为人丁的繁衍做贡献。

社会对于成年要求的变化必然引起成年信仰发生相应的变化。成年信仰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两方面：一是在“拟死再生”的成年信仰主题中，“拟死”的色彩愈来愈弱，而生的色彩却愈来愈强，并有了新的发展。二是在形式上，成年仪礼愈来愈与婚姻仪礼合二为一，而最终成为婚姻仪礼的一部分。这两方面的变化是具有密切联带关系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两方面的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生的主题的增强与发展。成年信仰中生的主题的增强和发展，并非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增强和发展，而是在质的转变的基础之上的增强和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原有成年信仰中“再生”的主题后来转化成为“生殖”和“繁衍”的主题，从此，生殖与繁衍的主题愈演愈烈。生

的主题所发生的这种转变，完全是适应农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的。

我们还是以前面所提及的普米族为例。普米族的族源原属古代游牧民族的氐羌支系，从青藏高原移居到云南一带以后，便逐渐从游牧文化过渡到农耕文化。适应文化形态的演变，普米族成年礼中那些带有游牧文化特色的因素逐渐消亡了，而带有农耕文化特色的因素却逐渐增强起来。普米族把少年的成年仪礼特地安排在农事年的最重要的节日——春节的大年初一举行，我们在论述春节的有关章节中已经做过充分的考察，无论是汉族民间还是农耕文化区域中的少数民族，其春节初一的所有习俗无一例外地都与生殖和繁衍有关，在这一点上，普米族也不例外。大年初一的拂晓，每家都派人到溪边汲水，以最先取得的净水为吉祥。舀净水的人，必须是一男一女，象征公羊母羊发旺成群。这种节日仪礼行为的生殖崇拜含义，是不言自明的。接着，家中有年满十三岁的男女儿童，就要举行隆重的成年仪礼。当家长或舅父给他们举行更换裤（裙）仪式的时候，受礼者必须双脚站在粮袋和瑟瑟肉块上。很显然，这也是农事生殖崇拜的象征行为，这种象征行为表明，当一个人跨入成年之际，他（她）便同时具备了生殖与繁衍的魔力，从此对丰饶和兴旺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的责任。

其次，我们接着来考察成年礼与婚礼合一的变化趋向。这个变化是由第一方面的变化带来的。

本来，成年仪礼包含了多方面的功能涵义：有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性与婚姻的，等等，而当成年礼的信仰观念逐步地演变为单纯的生殖崇拜的时候，成年仪礼的其他功能便一一淡化，唯独性与婚姻的功能却突出了出来，因为在

民间的传统信仰观念中，性与婚姻的最大功能就是生殖繁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改换服饰——变形是成年的重要仪礼行为之一。许多民族把变形——成年直接与性联系在一起。凉山彝族盛行女子成年换裙仪式，时间大约在15至17岁之间。彝语称此仪式为“撒拉”，意即“换童裙”，意思是说脱去童年的裙子，换上成年的裙子。换裙之后，女子就可以随便谈恋爱、找情人，只要不违反等级和血亲的限制，即使怀了孕也没关系，一般都不受习惯法处分。然而在换裙前的女子却要受到严格保护，不准调戏奸污，否则将受到习惯法的制裁。^①

成年变形的另一方式是直接在身体或面部的皮肤上做文章。傣族的儿童到了成年的年龄也必须改变一番儿童原有的面貌，男子文身，女子染齿，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在傣族人看来，不文身的男子就不算是英雄，必遭女人耻笑，也不容易得到她们的爱；而不染齿的妇女也同样被认为是不美，要受到男子的冷落。^②显然，所谓美的解释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事实上受异性嫌弃的根本理由是一个人若经过文身或染齿，就不算是一个成人，就没有获得与异性交往的资格。

改换服饰也好，文身染齿也好，其中都隐含着同一公式：变形——成年——性关系。

变形——成年——性关系的公式再演化一步，就变成了另一公式：变形——成年——婚姻。

在凉山彝族、普米族、傣族、瑶族等民族的习俗中，成

① 寒梅《凉山彝族少女的换裙仪式》，载《历史知识》1981年第5期。

② 江应梁《傣族生活习俗》，载《山茶》1981年第3期。

年礼尚未最后与婚礼合为一体，人们通过成年礼取得性的资格，而从具备性生活资格的时候起，距离成婚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其他许多民族中，这段距离已经被完全取消了，成年礼最终演化成为婚礼的一部分。

变形——成年——婚姻的公式在汉族各地民间都很普遍。中国古代在先秦时男子有成年仪礼——冠礼，女子也有成年仪礼——笄礼。汉代之后，虽然独立的冠礼和笄礼均不再实行了，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合并到婚礼之中，至今仍在民间传统婚礼中保存着。

山东东平县的男子，在迎娶新媳妇的前一天要到亲戚朋友家行礼，谓之“告冠”，而亲戚朋友送礼亦谓之“冠敬”。山东民间这种把冠礼与婚礼合二而一的习俗非常普遍。无棣的男子在婚礼的前夕，需换上成人衣冠谒拜家庙；陵县男子在结婚前夕，需改换成人冠服拜父母和兄弟姐妹；桓台县男子在将婚之时，需着成人冠服，告庙，拜父母、叔伯、兄、姑及姐，并宗族长辈、乡里先生。^①

汉族广大地区的民间习俗大多与以上所列相似，以婚礼为冠礼，以婚娶为成人。中国人习惯把“成家”与“立业”并提，就是这个道理。

女子的成年礼——笄礼也在婚礼时举行。再拿山东为例，民间俗称笄礼为“上头”，即把头发绾成一个髻，用黑布包住，然后用笄也就是簪子插定发髻，以此表示女子已是成人。女子成年仪礼还有一项仪式，民间俗称“开脸”，就是用红线把脸上的绒毛绞掉。上头和开脸都是女子由姑娘向媳妇转变的标志，即变形——成年——婚姻的一种象征。山

^① 山曼等《山东民俗》“婚嫁礼俗”，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版。

东民间普遍把上头和开脸仪礼放在婚礼中进行，只是时间有早有晚各地不一。早的如乐陵的女子在接受聘礼时就举行上头仪礼，招远、栖霞等地民间则于婚前数日，男家主妇会同女亲戚至女方家举行上头。上头后的女子，一般不再见外人，直到出嫁后，才能公开露面。其他地方则在临上轿前或者入洞房后上头；有的上头和开脸一块进行，有的则在婚后第三天才开脸。总之，不论早晚都在婚礼的过程中。^①

改换名字是有的民族流行的成年礼风俗，成年时取新名换旧名，其意义与更换服饰是一样的，用旧名字的“死亡”，新名字的“新生”来象征一个从儿童到成人的转折。广西靖西一带的壮族就把改换名字作为成年仪礼的主要内容，并且与婚礼一起举行，把新名叫作“婚号”。起婚号的仪礼放在婚礼结束时举行，新郎特备一桌丰盛的酒菜，把参加婚礼的知心朋友们留下来起婚号。上午十时客人入座，由新娘一一敬酒，并一一喝干回敬酒。酒过三巡，司仪取出一张二尺见方红纸，铺在中堂的八仙桌上，先写一行新郎学名（入学时起的名字），再写一行“加冠雄字”，下留空格。席上客人各献雅号，由司仪选出最佳者填在空格处，悬在堂上。从此朋友们只叫他的婚号，不叫学名。^②靖西壮族的这种风俗把成年礼放在婚礼之后，更加形象地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有成婚才算成年，婚姻不是成年的结果，而是成年的前提。

还有另外一类把成年与婚姻混在一起的风俗也很普遍。我们在前面曾说过，成年仪礼有两种最常见的仪式，一是变形，二是考验。改装、文身、改名等都是变形的具体表现，

① 山曼等《山东民俗》“婚嫁礼俗”，山东友谊书社1983年版。

② 梁庭望《壮族风俗志》“结婚仪式”。

这些我们已做过若干叙述。还有另一类比较普遍的习俗就是考验，考验作为成年意识的主题之一，也常常出现在婚礼上。这种风俗的具体表现通常是女方家（或村）的人们刁难前来迎亲的新郎。刁难的方式各地不一，有的是对歌，有的是猜谜，过激一些的做法就是恶作剧捉弄，甚至有的地方采取身体惩罚的做法，如蹴女婿——几个棒小伙子把新郎抛向空中又蹴到地上，真有点原始民族成年礼的残酷味道，不过这种风俗却是在汉族地区。以上种种考验行为，在任何一本介绍婚俗的小册子中都能看到不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有一类“难题求婚”型故事，说的就是女方家对求婚者进行考验，求婚者通过重重难关，最后成功地通过种种考验，获得了新娘。这类故事就是考验型成年礼与婚礼结合的艺术化反映。

以上我们花费一定的篇幅来叙述成年礼与性仪礼和婚姻仪礼的合一，其本意并不在于仅仅说明成年仪礼的形式演变。而是要挖掘出这种演变形式的背后所隐藏的成年信仰观念。

实际上，“成年——性”的公式也好，“成年——婚姻”的公式也好，都只是形式，性与婚姻都不是成年礼的目的。更进一步看，成年礼与性和婚姻融合在一起，都共同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生殖和繁衍。汉族民间在举行婚礼时，一定要选择一位儿女双全的“完全人”的女宾给新娘举行成年仪式——开脸和上头。其中生殖和繁衍的寓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对于这一点，布依族理解得非常透彻。布依族的已婚女子有“戴甲壳”的风俗，是一种改变女子头饰的行为，实际上是女子的成年礼。但布依族的戴甲壳不是在婚前成年时，

也不是在婚姻仪礼中，而是在结婚以后的一年或两年之时。布依族有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当新娘在娘家住到一、两年之后，新郎家便由母亲或嫂嫂带领女亲属悄悄来到新娘家，出其不意地将一个表示落夫家标志的“甲壳”戴到新娘头上。这时新娘只好乖乖地跟随夫家来人回去，从此便定居夫家，开始生儿育女了。

在布依族的风俗中，变形——婚姻的公式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婚礼之前或之中并没有举行变形（成年）仪式，在这里，公式已经变为：变形——生殖，具体地说，一旦戴甲壳仪式举行过后，新娘就正式开始生育。从以上所有的公式中最终可以推导出一个根本的公式，这就是“成年——生殖”。当然，这个“生殖”的意义不仅限于人的繁衍本身，而是包括对于农事、自然和宇宙生命的感应。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当成年礼最终与婚礼融为一体的时候，它的功能便与婚礼的功能保持一致。而婚礼的功能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有充分的论述，因此，本章就不再赘述下去了。